

雖然條件艱苦，余積廉夫妻兩人仍然有說有笑。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未忘電影影夢

最輝煌的時候，港人余積廉身兼香港唯益影業公司總經理、獨立製片人、知名動作片導演等眾多頭銜，身邊匯聚了胡慧中、任達華、古天樂等明星，過着揮金如土的日子。上世紀90年代末，他厭倦了香港燈紅酒綠的繁華，跟隨愛侶來到山清水秀的重慶北碚區天府鎮，在中學門口起早摸黑、賣麵為生。然而，身為藝術家的余積廉，在平淡如水的生活裡始終不忘對藝術的熱愛，2011年，在妻子的支持下，他重操舊業，自編、自導了一部動作片《踏雪尋梅》，並於今年年初在渝殺青。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歸隱港翁自資再執導

余積廉昔伴愛侶渝賣麵 今夫妻合璧重出江湖



余積廉夫妻兩人的結婚照至今仍掛在牆上。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余積廉與古天樂的合影。孟冰攝

在採訪過程中，余積廉喜歡將「小事一椿」掛在嘴邊。他說，電影裡他至少身兼三職，但對於他來說是「小事一椿」；他親自上陣指導演員功夫，並參與演出，對於他「小事一椿」；他每天拍攝完電影回家燒水做家務，雖然有點累也是「小事一椿」。

在余積廉的工作室裡，除了掛着自己的國畫外，就是年輕時候的照片——年輕時候在劇組的工作照、與古天樂的合影等。當記者問及為什麼不願意請這些「紅人」幫忙宣傳一下影片時，余積廉只是淡淡地說，「算了，不麻煩他們了」。

余積廉告訴記者，「藝術家總是既自負又自卑的，為了藝術他可以過得清苦一點，但並不願意去哀求誰了」。當採訪結束後，余積廉叮囑記者多拍一些他的國畫，他準備再賣一些畫，籌錢拍《踏雪尋梅Part 2》。



山清水秀的重慶北碚天府鎮。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余積廉1940年出生於廣東，15歲到香港，17歲開始接觸電影。在香港電影圈摸爬滾打了30多年的他，曾擔任唯益影業公司獨立製片人，並在電影《歡顏》、電視劇《天蠶變》等紅極一時的影視作品中擔任攝影師，他還導演了《決戰天門》、《雲雨生死戀》、《少林達摩》、《摩登大食懶》等電影，常和胡慧中、古天樂等藝人合作。不過，從1998年起，余積廉突然在香港演藝圈銷聲匿跡了，而在重慶北碚區天府鎮，卻多了一位低調賣麵的老人。

香港名導演 重慶開麵館

在天府鎮，「余積廉」的名字幾乎人盡皆知，在當地人的帶領下，本報記者來到位於天府中學旁邊的一家麵館：簡單的白色牆壁、兩張折疊桌、四把藍色塑料椅子、三口鋁鍋——如果不是櫃檯上的手寫繁體字「小麵，米線」，這間簡陋的麵館毫無香港氣息。

上午9時，余積廉導演與夫人蔣雪梅夫婦手拉手來到麵館，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提起年輕時候的愛情，兩個人臉上都充滿笑意。余積廉回憶說，1992年他在深圳街頭漫步，一個女孩吸引了他的注意，「我第一眼看見她，就知道她是我要找的人。當導演這麼多年，我相信自己不會看走眼」。當女孩告訴他名字叫蔣雪梅的時候，余積廉呆住了。港人信風水，幾月前，他曾到黃大仙抽籤，黃大仙告訴他，他的愛情要「踏雪尋梅」。「我一直不明白該怎樣去『踏雪尋梅』，直到此時，我才恍然大悟。」1998年，余積廉決定歇影，隨蔣雪梅踏上重慶的土地，來到被群山環抱的天府小鎮，當年年底，二人領取了結婚證，余導從此隱居。

努力融入吃辣文化



蔣雪梅煮的麻辣小麵兩元一碗。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重慶人「無辣不歡」的飲食曾經是最讓余積廉最頭痛的事情，「聽不懂重慶話，老婆可以幫忙翻譯，但是吃辣椒只能自己來。」余積廉在重慶生活十餘年，努力適應、融入這裡的生活，「我第一次吃火鍋，見別人吃得津津有味，也嘗了點，結果眼淚全下來了，我後來喝3杯冰鎮啤酒，還到衛生間漱口10分鐘，才稍有緩解。不過，我現在吃辣椒的本事，和老婆不相上下！」

但當記者提到香港時，余積廉眼神中透出不易被察覺的黯淡。他說，兩地文化差異很大，直到現在還在影響他的生活。他指着自己麵館門口的幾個空花盆說：「你看那裡，我前天晚上放了三盆植物在門口，想點綴一下麵館，可是早上醒來裡面的植物都被採摘走了，我很生氣，到處問才知道是鎮上小孩子們淘氣，拿來當玩具玩，這在香港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在這裡，只好隨他們了。」

如今，余積廉夫婦經營麵館的主要客戶群——天府中學師生已經搬走，來光臨麵館的顧客寥寥無幾，加之拍電影投入過大，讓曾經一擲千金的導演經濟上窘迫起來。余積廉自嘲道，「當年在香港，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咱』一瓶XO，6,000元！喝完再來一瓶，沒關係，隨便點！現在不一樣啦，去買一把5元的小菜都嫌貴，能吃一個星期。」他常常想當年香港電影界和他在一起的朋友，剛到重慶時，他甚至不敢去重慶市中心解放碑，因為那裡太像香港，他害怕自己觸景生情。

山水薰陶悟幸福生活

余積廉說，現在年紀大了，很多故人已逝，自己也不想再回香港了，只是生活的地方天府鎮太偏僻，沒有咖啡賣。他還笑着問記者，可否幫他買香港麥斯威爾咖啡？不過，「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話在余積廉身上顯然不適用。他指着家中掛滿國畫的牆壁說，平日

裡他最喜歡畫國畫，畫各種各樣的駿馬，這裡的山水讓他懂得了真正的幸福生活。他說他喜歡于丹的一句話——「每一個生命的個體雖然表面各異，但本質卻是相同的，無論是榮譽還是困苦，一切都會成為過去。」

妻察覺夫心意 全力支持

余積廉的夫人蔣雪梅告訴記者，她2011年初就察覺到，丈夫還想再導新片，她相信丈夫的實力，全力支持丈夫的事業。為了這部《踏雪尋梅》，余積廉傾注了自己所有的積蓄，蔣雪梅也將自住的房屋抵押給銀行，夫婦二人自籌了200多萬經費。

雖然夫妻兩人已經將畢生積蓄拿出來拍片，但對於一部功夫片的製作成本來說，這些錢遠遠不夠，余積廉又將自己畫的國畫變賣一些，邀請的都是16歲到24歲的學生與年輕小演員。他堅信，演員不是影片的決定性因素，電影的內涵才能打動人心。



《踏雪尋梅》劇照，演員大都是16歲至24歲的學生。受訪者提供

「威也」欠真實 愛小龍式拳拳到肉

《踏雪尋梅》講述了民國初期，一個被追殺的武林人士流落到一個小鎮後，在小鎮上發生的愛情故事。余積廉說，該劇本前後修改了10多稿，電影中有他自己的影子。余積廉直言，他不喜歡飛來飛去的功夫片，因為沒真實感。《踏雪尋梅》的武打風格是李小龙式的，拳拳到肉，所以拍攝時我不會讓演員吊威也。」

當記者提出，想看看《踏雪尋梅》花絮時，余積廉欣然應允。在狹小的麵館裡，余積廉轉過身，摸着妻子的頭說：「我帶記者上樓看片子，一會就下來。」妻子蔣雪梅則拉着余積廉的手，笑着點點頭。這幅恩愛場景，在當地街坊鄰里看來已經司空見慣。

在余積廉導演的家裡，記者看到了《踏雪尋梅》的宣傳片，赫然打着「編劇、製片人：余蔣雪梅」。記者問及其中緣由，余導說，妻子蔣雪梅希望婚後成為「余太太」，因此在名字前面加上丈夫的姓是她本人的意願。



余積廉（灰色衣服）在《踏雪尋梅》中飾演龍行。受訪者提供

殺青半年未上畫 余導信心不減

《踏雪尋梅》已經殺青半年有餘，為了這部電影傾盡所有的余積廉一家卻仍然在努力，不斷聯繫北京、西安的影片發行商。記者去採訪余導當日，即有一名余導的弟子即將北上推銷《踏雪尋梅》。

影評指風格老 難有院線問津

影片緣何無人問津？一名看過《踏雪尋梅》影片的電影愛好者告訴記者，電影的畫面、字幕、音效、特技，一切都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的邵氏風格，在大片雲集的當下不可能有院線問津，或許十多年的隱居生活把他的世界徹底被封閉起來了。

北碚區委宣傳部一名官員告訴記者，余導的這部電影風格太過老舊，演員也不夠專業，許多表演都十分生硬，他舉例說，「影片裡有個場景，是女主角面臨生命危險，讓同伴先走——演員的台詞喊出來了『你先走』，但是肢體還是僵硬的，非常不協調，而且用的機器也不

好，連背景虛化功能都沒有」。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余積廉重新拍片這件事情本身比他的片子更有價值」。

演員缺經驗 經典永不過時

面對這些質疑，余積廉告訴記者，決定開拍之後，他對演員進行多次培訓，但還是存在許多問題：許多演員無法理解劇本，動作做不到位。余導表示，新演員都存在經驗不足，鏡頭動作始終做不到位，特別是文藝鏡頭的拍攝尤其困難。演員在拍攝時，一個鏡頭或許就需要一兩天的時間，而有的要刻畫角色動作和內心活動的鏡頭更是需要幾周甚至一兩個月反覆拍攝。

而對於「影片風格老舊」的聲音，余積廉十分不屑。他反問道，「唐詩宋詞是幾千年前的東西，你覺得過時了嗎？中國文化幾千年，你覺得過時了嗎？」他指，經典永不過時，中國功夫永不過時，悲天憫人的愛心永不過時，而他的電影，就是以「一招能融千萬招」來表現人文精神，他相信觀眾會喜歡這樣的「味道」。

深交警大隊「一站式」辦12車駕管業務

11月1日起，港人在深圳辦理駕駛者審驗等車管業務及交通違法，可在全市逾20個交警大隊作「一站式」辦理。交警把駕駛者信息查詢和打印業務放到網上辦理，只要通過系統身份驗證即可自助完成。

據介紹，因車管業務專業性強，過去多集中到車管所辦理，如以辦理駕駛者審驗等業務，需要先到交警大隊學習後再到車管所辦理，如果有交通違法、事故等未處理，需要在大隊處理完畢後再到車管所完成審驗，有時候要跑好幾趟。

此次改革，除轉入換證、軍警換證、境外換證、香港免試換證、駕駛證恢復及滿分考試業務外，市車管所將其他11項駕駛證業務及1項機動車業務下發到各行政區交警大隊窗口辦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生活貼士

有效期滿換證
提交身體條件證明
達到規定年齡換證
機動車駕駛者審驗
自願降低准駕車型換證
申請校車駕駛資格許可
信息發生變化換證
註銷校車駕駛資格許可
損毀換證
駕駛者信息查詢
身體條件變化降低准駕車型換證
機動車信息查詢

12項車駕管業務